

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

神学美学导论

〔瑞士〕巴尔塔萨著／刘小枫选编

曹卫东 刁承俊译

如何回应

从尼采直至

福柯、李欧塔的

反基督教的审美主义

和恰切地校正

现代基督教思想传统中的

反审美倾向

是基督教神学面临的

一个决定性

时代课题





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

神学美学导论

.....

〔瑞士〕巴尔塔萨著

刘小枫选编

曹卫东 刁承俊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学美学导论/(瑞士)巴尔塔萨著;曹卫东,刁承俊译.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5
(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
ISBN 7-108-01466-1

I. 神… II. ①巴…②曹…③刁… III. 神学-美
学理论-研究 IV. B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8317 号

CHINESE ACADEMIC LIBRARY OF
CHRISTIAN THOUGHT(ed. by ISCS)

责任编辑 舒 炜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崔建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75

字 数 142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12.00 元

总 序

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欧美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译述,汉语思想的现代学术品质和形态日显丰富,王国维尝言:“周、秦之语言,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时之语言至翻译西典时,而又苦其不足。”百年来的西典译述,为汉语学术拓展自身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译五洲之学术,以裨华夏学术,迄今仍为中国学者之一大务。近十余年来,译述之业日渐向纵深和广度扩展。

基督教学典是西方思想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然而,在百年来的西典汉译事业中,基督教学典的译述却至为单薄。40年代,美国汉学家章文新博士创设“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翻译计划,与我国学者谢扶雅教授等共同致力编译,至60年代已成三十二部。《集成》开创了基督教典籍的汉译事业,但也有历史的局限:选题系统性强而译述零碎(不少典籍为节译);汉译表达不尽人意,可读性不臻理想,对19世纪以来的学典顾及较少,而且,《集成》未完成预定规划而告终。

本文库愿承继前辈学者汉译基督教学典未尽之业,以补百年来汉译西典文业之阙。

基督宗教的历史有社会和学术两个层面。社会层面是基督教会的形成和发展史;学术层面是基督信理在神学、哲学、

伦理思想、文学艺术中的表达。这两个层面尽管有关联,仍各具不同的形态和品质。本文库定名为“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表明文库仅涉及基督教的学术史文献,旨在丰富汉语学术典藏,加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与认识。

文库分为两个系列:Ⅰ.古代系列(希腊化时代至中古末期);Ⅱ.现代系列(16世纪至20世纪)。选题不限于历代神学家的著述,也包括历代重要哲学家、文学家的学术著述。

文库的编译工作由中国人文学者从事,并邀请海内外资深学者为学术顾问。此类学典的汉译事业在整个西学汉译事业中仍显年轻,百年来积累的译述经验不多,有的甚至是初尝,如东正教学典的汉译,在术语酌定方面,尤为艰难。译述之辞不达意乃至错误,实际难免,文库编译者诚盼学术界同仁不吝指教。

文库编、译者愿承中古汉语学者为丰富中国文化传播佛典之心智和毅力,愿文库有益于中国学术的现代发展,“安知不如微虫之为珊瑚与羸蛤之积为巨石也”。(章太炎语)

刘小枫博士

1993年11月于北京

选编者前言

在现代性思想论争中,所谓审美现代性的构想一直颇有吸引力。这种堪称审美主义的思想源于二百余年前启蒙运动的人义论:当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提出自我宗教的论说时,基督教的神义论受到质疑。随之,此岸与彼岸之间、自然与道德之间、事实与应然之间的鸿沟加大了。为了克服这种分裂,感性—审美的领域成了个体的生存释义和生存辩护的依据。康德、鲍姆加敦、席勒、哈曼分别提出了不同的审美论述,奠定了近二百年来不同类型的审美主义的基础:从康德、席勒到现代的福尔盖特的人类学审美主义;从哈曼、施莱尔玛赫、施勒格尔到沃托的基督教审美主义;从叔本华、尼采到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马尔库塞、阿多诺)和福柯、李欧塔的反基督教的审美主义。由于最后一条审美主义言路最富影响力,审美主义思想与基督教思想的紧张增强了,而克尔凯郭尔从基督信义立场区分宗教境界与审美境界,从另一个方向加剧了这种紧张,感性—审美与属灵—信仰的关系变得尖锐地对立起来。

从百余年的思想语境看,反基督教的审美主义是基督神学面临的重大思想挑战之一,审美的现代性构想直接触及基督信仰的可认性基础。如何回答从尼采直至福柯、李欧塔的审美主义的生存论攻势;同时,又恰切地校正现代基督教思想

传统中的反审美倾向,是基督神学面临的一个决定性时代课题。

神学家在神学思想史上的定位,端视乎其是否把握住了时代的思想难题并力图解决之。瑞士天主教神学家、文化思想家、古典学者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 1905—1988)提出的神学美学构想,可谓切中肯綮地把握住了基督神学必须回答的一个时代的思想难题。

巴尔塔萨以精致的构想、完美的体系、宏富的卷帙、典雅的文笔提供了一个极富意义和思想力度的神学美学建构,在神学思想史上建起了一座思想的路标。在我看来,巴尔塔萨的神学美学论述不仅是对基督教神学思想的重大贡献,亦是对人文思想的一大贡献,其思想意义绝不限于神学思想史。经历过十年美学热的中国当代文化思想界与这位当代美学大师的结识,想必会有可获的思想成果。

巴尔塔萨的神学美学的建构以三部(六卷本)《荣耀:神学美学》和四卷本《圣神戏剧学》为主干,包括三卷本《圣神逻辑学》和六卷本《神学随笔》中的部分篇什。本选本旨在提供巴尔塔萨神学美学最基本的文本:〈启示与美〉选自《神学随笔》卷一,该文从人文思想史角度阐述了基督教的启示真理与审美形态的关系;〈神学美学导论〉是《荣耀:神学美学》第一部上卷的导论部分,从神学思想史角度论述基督教的神学美学的基本理论形态;〈戏剧学是美学与逻辑学之中介〉和〈神学与戏剧〉两文选自《圣神戏剧学》卷一,可见巴尔塔萨的思想体系中美学与戏剧学的内在关联;〈悲剧与基督信仰〉选自《神学随笔》卷三,这篇杰出的论文论述了欠罪与救恩的关系,指明了人义论的根本困难,亦阐明了教会与生存悲剧的关系这一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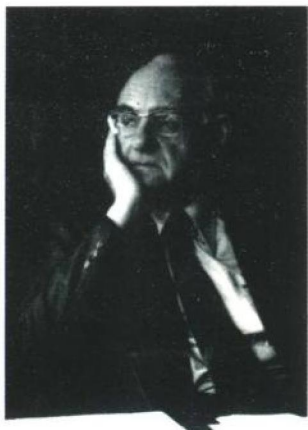
吸引力的论题;〈论真善美〉一文选自《圣神逻辑学》卷一,提供了巴氏的审美思想之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基础。

这个选本是我在巴塞尔留学期间选编的,巴尔塔萨生前的学术助手 Cornelia Capol 修女在提供文本和获得中译版权方面提供了热情帮助,谷寒松教授解决了十余处生僻的拉丁语和希腊语词的汉译,谨致谢忱。

翻译情况是:曹卫东博士译〈启示与美〉、〈悲剧与基督信仰〉,刁承俊教授译〈论真善美〉、〈戏剧学是美学与逻辑学之中介〉和〈神学与戏剧〉,两人合译〈神学美学导论〉。衷心感谢译者的辛劳,使选本终能问世。巴尔塔萨的文风优美、典雅而又精致,但亦时有恣肆和艰涩,汉译殊为不易,有失之处,祈请识者垂察。

刘小枫

1996年7月于香港铜锣湾山村



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
1905-1988), 瑞士天主教神学思
想家、古典学家。

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

主 编：刘小枫

文库学术委员：王晓朝 何安石

谷寒松 李秋零

陈佐人 陈维纲

张贤勇 赖品超

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

第二批书目

劝勉希腊人

克莱门著 王来法译

神学美学导论

〔瑞士〕巴尔塔萨著 / 刘小枫选编 曹卫东 刁承俊译

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

卡尔·洛维特著 李秋零 田薇 译

创造中的上帝

〔瑞士〕莫尔特曼著 隗仁莲等译 安希孟等校

世界伦理构想

〔瑞士〕汉斯·昆著 周艺 译

目 录

选编者前言	刘小枫 1
-------------	-------

一、启示与美	1
1. 从历史角度看审美中的神学因素	5
2. 从客观角度看审美中的神学因素	11
3. 启示中的审美因素	20
4. 神学中的审美因素	28

二、神学美学导论	39
1. 导论与要求	39
2. 审美尺度	56
3. 从新教角度看神学的解审美化	66
4. 新教的神学美学	78
5. 从天主教角度看神学的解审美化	91
6. 从审美神学到神学美学	99
7. 附言	134

三、悲剧与基督信仰	156
1. 希腊与以色列	156
2. 十字架与教会	166
四、戏剧学是美学与逻辑学之中介	180
五、神学与戏剧	190
六、论真善美	197

一、启示与美^[1]

看到标题中的“与”字,绝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奇怪,起码会产生一种深深的不快之感。两个领域通过这个“与”字重新走到了一起,然而,我们的前辈不久以前还在不断地努力把它们分开,这种分离的努力得到了精英们的赞同,最后甚至还得到了众人的支持。女王在接见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时对其杰作《非此即彼》(*Entweder und Oder*)^[2]大加赞赏,这件事非同小可,它表明了两个标题概念之间的那个充满一切可能性的“与”字已经失去了其崇高意义;自从这位丹麦人作为无冕之王闯入本世纪新教和天主教思想之后,这两个标题概念就一直支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当时,一个严肃的门徒必须牢记的首要一点就是要将审美同伦理—宗教,特别是要同基督教的伦理—宗教区别开来。就这样,人们一抬腿就把一个满是生拉硬扯的世纪抛到了身后。审美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一旦进入审美状态,便一发不可收,直至——作为神话,作为爱欲(Eros),作为知性直观,作为黑格尔曾经深究过的理念王国最终彻底主宰一切,并把基督教当作一条通往自身的道路,当作一种中介或一种终极升华接受过来。为了给审美以应有的空间,人们必须(放弃这一“与”字),把审美冷落,因为单纯将它放到隶属地位是远远不够的。

克尔凯郭尔苦行主义的关键之举如果不是得到诸多酝酿之中的动机的秘密支持,如果不为公众所瞩目,那么,它可能就不会被人们接受。毫无疑问,美学就其作为彻底摆脱了真和善的观念的美的观念而言,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在真和善的观念里,美的观念一直都是处于萌芽状态,直到——尽管文艺复兴时期已经为之铺平了道路——启蒙运动后期,特别是在德国唯心主义时代才付诸实现;这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而且还表明了世界观的结构特征:即存在着一个不容置疑的真正看问题的角度,据此,人们可以将古典时代和浪漫主义时代,即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³⁾、谢林、黑格尔和叔本华的时代看作“美学”的时代。尽管如此,这种保持价值中立的视角已经包含着这样一种论断,即美在这里摆脱了迄今为止与两个形而上学姐妹之间无休无止的纠缠,开始表现出一定意义上的独立性。这种忘本,即是美面临的危险所在,也表明美已开始走向“唯美化”。历史主义无视已出现在各个民族和各个时代中的美的形式,反而像博物馆和艺术史那样对美进行规整,从而使之丧失了一种新的考察方式,那么,在历史主义时期,美还会是本真意义上的美吗?在唯物主义和精神分析时代,特别是在 20 世纪,当艺术主要成了对纯粹物质空间关系、平面关系以及肉体关系的一种揭示,(最终同样)成了对心理—精神的无意识结构因素的一种表现之际,传统的美难道还能完整地保持下来吗?还能和现代的美用同一个概念来概括吗?人们可以将这种暴露出来的可疑性概括如下:即对于 20 世纪的人来说,过去作为形而上学在内在科学和基督教启示的超验之间建立起积极联系的尺度,已经完全失去了其现实意义,或者说彻底失效了,并被科学的内在性所取代。

果真如此,克尔凯郭尔的《非此即彼》就不仅仅是扭曲的新教世界观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它还是当代历史(Zeitgeschehen)的十分明确的表达,当代历史(无疑始于黑格尔,而非克尔凯郭尔),它总是在其合理性的,这位明智之士哪怕是基督教徒,也会认为当代历史属实。人们今天努力使天主教毕加索化,就像当初尽量使天主教克尔凯郭尔化一样。就其内在而言,这两者是统一的。克尔凯郭尔对于莫扎特的分析虽然被赞誉极富创见,但也遭到相当曲解,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审美魔力,在其“审美阶段”同样存在,属于这种审美魔力的既有反宗教的冷嘲论(Zynismus),也有辩证法和生存论的彻底转变的必然性。这种魔力在此惟一缺乏的就是对于柏拉图所说的神灵(Daimon)的知(有关歌德的荒诞描写则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在天主教方面,多伊廷格尔(M. Deutinger)^[4]是最后一位体验并描述了一——时间是1840年到1860年之间——两个领域密不可分的人,因此,人们干脆把他和唯心主义那些伟大的新教后裔一起归列到一去不复返的浪漫主义意识形态中。比起大师们来,这些新教后裔努力把美和启示协调起来显得更加合逻辑,也更为敏锐,他们包括魏塞(Weisse)^[5]、费希特(I. H. Fichte)^[6]、乌尔里克(H. Ulrici)^[7]、赫尔曼(C. Hermann)^[8]以及百科全书式的伤物卡雷(M. Carriere)^[9]。对于我们(这些已不再知道他们的人)来说,他们至多只是一些传人而已,实际上人们并不知道谁还在继续关心和理会他们的要求。不难看到,这字情况会对不再以生动的哲学为中介的神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近代神学中依靠哲学和以哲学为前提的,与其说是成熟的经院哲学中的高深推理,毋宁说是神学院学生所必须具备的哲学基础知识,而且,在这种基础知

识当中,哲学美学并没有一席之地。但这并没有使我们停留在对近代教义学著作(往往光是其语言就)严重缺乏对美的积极感知作合理的指责上面,更重要的是,它指明了整个思辨教义学所面临的更大危险,亦即面对席卷一切,仅仅缺乏精确科学性(以及现代性)的《圣经》批判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震惊。举凡这种《圣经》批判与“美学”应当保持联系的地方,一般都难以理解。而这也是时代精神,这里正在极力地弥补被无谓地耽误的一切,并且为未来的教义学提供诸多不可或缺的内容,不想正视这些,显然是忘恩负义。这种时代精神虽然有益,它的震撼力有一部分却是靠丧失综合力量而获得的。看上去,神学对于某些关键内容的思考的确和发自内心的思考有所不同!任何一门科学,只要其方法完全适用于其对象,那它就是“精确的”。一门科学,其方法如果只能适用于对象的部分内容,那么,这门科学就只是相对精确。相对于上帝之言,不存在什么能够独立于神性(因而也独立于教义)之外的纯粹人性、纯粹历史和纯粹哲学的视角。因此,同推理或沉思保持距离在此也就成了问题。所谓推理或沉思,即是指那样一种直观立场,它以一种适当的态度对对象的内在基本结构作知性考察,但是,这种方法靠保持一段客观距离并不能直观到某个神圣对象。那么,当今神学中中世纪的教义学成果又到哪里去了呢?

然而,失去的一切如今怎样才能失而复得呢?仅仅把多伊廷格尔时代中断了的联系“重新恢复”起来,一开始就显得毫无希望。要想成功,只有一种方法,即(就像唯物主义和精神分析最终所做的那样)不去打破传统,而是找出克尔凯郭尔的两大领域中的基本动机,进而据此努力去重新领会西方一基督教传统中启示和美自身之间的源始遭遇。